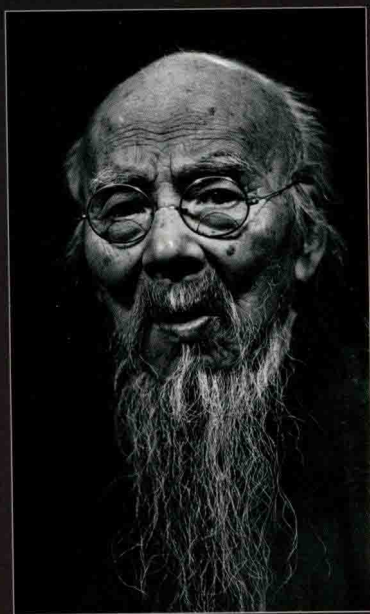


# 齊白石全集



THE COLLECTED  
WORKS OF  
QI BAISHI

普及版

郎紹君 郭天民 主編

# 10

第十卷  
詩文

# 齊白石全集

普及版

第十卷：  
詩文



(全10卷)

郎紹君 郭天民 主編

CTS



湖南美術出版社



##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齊白石全集：普及版：全10卷／郎紹君，郭天民主編．—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17.5  
ISBN 978-7-5356-7740-2

I. ①齊… II. ①郎… ②郭… III. ①中國畫—作品集—中國—現代②漢字—印譜—中國—現代③漢字—法書—作品集—中國—現代 IV. ①J222.7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6)第156178號

## 齊白石全集 (普及版 · 全10卷)

Qi Baishi Quanji (Puji Ban · Quan 10 Juan)

出版人：黃嘯

主編：郎紹君 郭天民

編委：李松濤 王振德 羅隨祖 舒俊傑

郎紹君 郭天民 蕭沛蒼 李小山

徐改 敖普安

策劃：郭煦

責任編輯：郭煦

出版發行：湖南美術出版社

(長沙市東二環一段622號)

經銷：湖南省新華書店

印製：深圳華新彩印製版有限公司

(深圳龍華新區工業東路利金城工業園五棟)

開本：710×1000 1/16

印張：247

版次：2017年5月第1版

印次：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書號：ISBN 978-7-5356-7740-2

定價：980.00元 (全10卷)

###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轉載】

郵購聯係：0731-847871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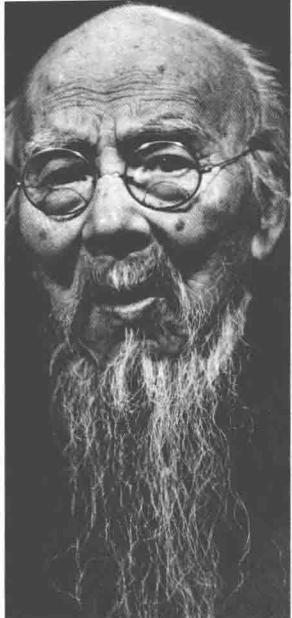
郵編：410016

網址：<http://www.arts-press.com/>

電子郵件：[market@arts-press.com](mailto:market@arts-press.com)

如有倒裝、破損、少頁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印刷廠聯係調換。

聯係電話：0755-82428168



## 凡例

- 一 《齊白石全集》分雕刻、繪畫、篆刻、書法、詩文五部分，共十卷。
- 二 本卷為詩文部分，收入齊白石詩文作品約五十餘萬字。編為詩詞聯語、文鈔、題跋三類。
- 三 本卷對作品的體例及文字作了盡可能的規範處理。但為尊重原稿的基本面貌以及齊白石的語言用字習慣，原稿中的極為個別的生僻字、異體字、俗字和自造字仍按原稿書寫。原稿中同一人名在多處出現不同的諧音字名，未再統一。
- 三 本卷內容分為：(一)概述，(二)詩文作品，(三)年表。

# 齊白石的詩文與題跋

王振德

齊白石是在近現代藝術史上集詩、文、書、畫、印為一體的大家。詩詞聯語在他的藝術生涯和藝術總體中占有重要位置。但一般人祇瞭解作為書畫家和篆刻家的齊白石，不瞭解或不甚瞭解作為詩人和文人的齊白石。因此，儘可能全備地將收集、整理到的齊白石詩詞聯語集為一卷出版行世，就顯得十分必要。

薈萃齊白石的詩詞聯語，可以幫助讀者從文字與視覺圖像的結合上參透齊白石書畫篆刻作品的底蘊，從而更為真切地步入齊白石的精神境界，並理解齊白石在文化史上多方面的建樹和崇高地位。正像晉代的王羲之，五代的貫休，宋末元初的龔開，元代的倪瓚、王冕，明代的唐寅、徐渭，清代的金冬心、鄭板橋等人一樣，齊白石不僅是光大書畫篆刻優秀傳統的偉大藝術家，而且也是近現代文化史上不可多得的人文和詩家。



詩家齊白石



窮後能詩

齊白石一九五六年在《齊白石作品選集》自序中寫道：“予少貧，為牧童及木工，一飽無時而酷好文藝，為之八十餘年。今將百歲矣，作畫凡數千幅，詩數千首，治印亦千餘。國內外競言齊白石畫，予不知其究何所取也。印與詩，則知之者稍稀，予不知知之者之為真知否，不知者之有可知者否，將以問天下後世……”齊白石表白自己為之奮鬥八十餘年的是“文藝”，而不止於“畫藝”。在齊白石自己看來，他在“印與詩”方面的心力和造詣，是不遜於“畫”的，祇是世人“知之者稍稀”罷了。如果我們留意檢索齊白石的文字資料，便不難發現他不止一次地申述過這一思想：他對胡絮青說過“我的詩第一，篆刻第二，字第三，畫第四”，對於非閒說過“自



借山吟館主者



白石草堂

已刻印第一，詩詞第二，書法第三，畫第四”，對胡佩衡、胡棗父子說過“詩第一，治印第二，繪畫第三，寫字是第四”。齊白石多次對自己藝術的次序排列，不是信口無心，也不是用“書與畫”抬高其“詩與印”，而是發自肺腑，深思熟慮過的，否則，他何以會在垂暮之年自選作品時，那麼誠摯熱切地呼喚天下後世的“真知”？事實也是如此，齊白石於一九〇四年便自拓“印譜”，恭請其師王湘綺賜序，又於一九一七年自訂“詩草”，邀請樊樊山賜教。兩者均早於其自選的“畫集”。其“借山吟館”也大大早於“白石畫屋”。由此可以窺測齊白石對自己兼擅藝術肯定的時間順序。樊樊山為齊白石《借山吟館詩草》作序時說：“凡此等詩，看似尋常，皆從劇心鉢肝而出。意中有意，味外有味，斷非冠進賢冠，騎金絡馬，食中書省新煮鯨頭者所能知。惟當與苦行頭陀在長明燈下讀，與空谷佳人在梅花下讀，與南宋前明諸遺老在西湖靈隱、昭慶諸寺中，相與尋摘而品定之，斯為雅稱耳。”其摯友王仲言題詞也說：“學到此翁真不易，微吟撚斷幾莖髭。”可謂說透了齊白石以詩言志傳情的初衷與甘苦。

## 二

齊白石作為才藝全面的書畫大師，在詩詞方面也表現出特殊才能，取得了卓越成就。探究他從木匠畫工到詩人的艱苦奮鬥歷程，是頗有意義和興味的事情。拙文試將這一歷程劃分為五個階段進行評介。

第一階段可稱為初學階段。即從二十七歲拜胡沁園、陳少蕃等人為師，至三十七歲拜王湘綺為師以前，大抵從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年）至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的十年間。白石幼年祇讀過半年村學，僅能讀《四言雜字》《千家詩》之類的啟蒙讀物，由於生活逼迫，當了十幾年木工。胡沁園、陳少蕃等當地文人發現了他在雕刻和繪畫方面的才能，纔為他提供了學習詩畫的機會。如其《白石自狀略》所云：

年廿又七，慕胡沁園、陳少蕃二先生為一方風雅正人君子，事為師，學詩畫。蕭蕭陔、文少可不辭百里，往教於星斗塘。從此畫山水人物都能，更能寫真於鄉里，能得酬金以供仰事俯蓄。

由此，齊白石漸次轉為畫畫營生，同時學習詩文，境況十分艱難。當時胡沁園鼓勵他：“蘇老泉，二十七，始發憤，讀書籍。你正當此年齡，就跟着陳老師開始讀書吧。”又說：“光會畫，不會做詩，總是美中不足。”<sup>①</sup>在老師的激勵下，他刻苦讀書，其六十九歲時有《往事示兒輩》憶及當時學詩的情景：

村書無角宿緣遲，廿七年華始有師。

燈盞無油何害事，自燒松火讀唐詩。

白石白天幹活養家糊口，夜晚燃松讀詩，一時難以記誦陳少蕃先生講過的詩，便用同音熟字注明生字的音，強背硬記，很快將《唐詩三百首》熟讀成誦，並開始作起詩來。這年三月，胡沁園在藕花吟館約集詩會同人，賞花賦詩。白石與會作《咏牡丹》七絕一首，得到了胡沁園及在場詩友的稱贊。王仲言《白石詩草跋》記道：“山人天才穎悟，不學而能。一詩既成，同輩皆驚，以為不可及。”因為詩中末兩句“莫羨牡丹稱富貴，却輸梨橘有餘甘”，不僅筆路、立意清新，而且押十三覃的甘字韻，工穩而妥帖。齊白石與當時熱衷於功名的世家子弟不同，他讀書賦詩，一不為科舉求官，二不為附庸風雅，最初目的僅為題畫書款方便，這自然避開了通行的“試帖詩”之類程式的束縛，而直接步入抒寫情性、咏歌自然的境地。“讀完《唐詩三百首》之後，陳少蕃又給齊白石講詩詞組合，講《漁洋詩話》《隨園詩話》，步步深入，以提高其作詩理論。他認為，像齊白石這樣的大齡學生，因其理解力強，開宗明義，可收事半功倍之效”。<sup>②</sup>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年），三十二歲的齊白石加入了龍山詩社，并被推舉為社長，同地方文人王仲言、羅真吾、羅醒吾、陳茯根、譚子荃、胡立三合稱“龍山七子”。一八九五年他又加入了黎松庵（又稱黎松安）發起成立的羅山詩社，與地方文人交游的範圍日益擴大，逐步從藝匠層次升入文人層次。白石質樸真誠，對比自己年齡略小的王仲言、黎松庵始終“以友兼師”事之，時常與他們聚會，熱情為他們畫詩箋、印信箋。每聚必砥礪人品，擊箋唱和，分韻鬥詩，刻燭聯吟。在充滿友愛儒雅的人文氛圍中，齊白石很快掌握了講究押韻、對仗、用典等要領的格律詩作法，並創作了大量詩作。

第二階段是詩文、書畫、篆刻齊頭並進階段。即從三十七歲（一八九九年）拜王湘綺為師至光緒甲辰（一九〇四年）“五出五歸”以前。王湘綺作為一代名儒晚年安居湘潭故里，以學富識廣，精擅辭章，提携人才聞名遐邇。他初見齊白石及其詩文書畫便預言“又是一個寄禪黃先生”。寄禪和尚，即釋敬安，俗姓黃，湘潭人。少年寒苦，為人牧牛。後出家修煉，成為近代高僧，首任中華佛教總會會長，有《八指頭陀詩集》等多種著述傳世。王湘綺將齊白石與八指頭陀相提並論，足見其識見過人。但又指出“齊瑛拜門，以文詩為贊。文尚成章，詩則似薛蟠體”（《湘綺樓日記》光緒二十五年十月十八日）。這一激勵，使齊白石認識到“自己學問太淺”，增強了發憤讀書的緊迫感。在接受王湘綺“作詩必先學五言”思路之後，齊白石將閱讀詩文的範圍擴及漢魏六朝，寫了



一九二九年齊白石與黎松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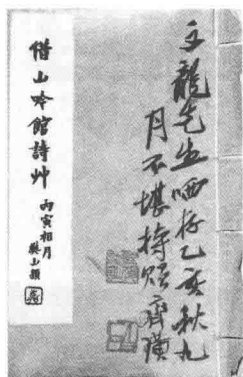
龍山社長



許多五言古詩和絕句。壬寅(一九〇二年)之後,在詩朋文友夏午詒、郭葆生、汪頌年等人的盛情邀請下,齊白石多次漫游南北各地,頗得江山之助,且受到擅作律詩絕句的詩人樊樊山、夏午詒等人的影響和鼓勵,廣泛誦讀唐宋名家詩詞,寫了大量七言律詩和絕句,與其書畫篆刻結合起來,成為飲譽一方的地方名家。如龍巖《齊白石傳略》所說:“作詩就不同些,‘如渴不能離飲,饑不能離食’,他首先用功研讀唐宋名家作品,特別是杜甫、蘇軾、陸游和辛棄疾的作品,《杜詩鏡銓》和《劍南詩稿》是行坐必隨的書。同時,因為遠游和年齡的增長,擴大了詩境,增多了見地,自己又苦苦思索,用意刪改,所以表現在全部《借山吟館詩草》和《白石詩草》卷一中的很多詩篇,在繼承傳統和表達思想、發抒情感等多方面,都有自己特殊的見解、深邃的功力和獨創的風格。”<sup>③</sup>

第三階段是造館勤學苦吟階段。即從甲辰(一九〇四年)“南昌聯句”之事至丁巳(一九一七年)湘中兵亂以前。甲辰七夕,王湘綺招集齊白石等門人飲酒聯詩,首唱“地靈勝江匯,星聚及秋期”,門人面面相覷,都沒能聯上。此事對齊白石刺激極深,使他意識到“做詩這一門,倘不多讀點書,打好根基,實在不是容易的事”<sup>④</sup>。於是,他毅然焚毀昔日率意詩作,更加認真對待詩文。《白石詩草二集》自序寫道:“五出五歸,行半天下,游興盡矣。乃造借山吟館於南岳山下,藉補少小時曠廢之功。青燈玉案,味似兒時,晝夜讀書,刻不離手。”《借山吟館詩草》自序說自己“四十至五十多感傷,故喜放翁詩,所作之詩,感傷而已,雖嬉笑怒罵,幸未傷風雅”。白石此時,既行萬里路,又讀萬卷書,見聞廣博,感傷為詩,苦吟甚勤,往往一字未妥,刪改再三。所作律詩、絕句,從意象與格律上均已相當成熟。故這一時期的詩詞頗受樊樊山、易實甫等詩家盛贊。他的手書自訂成冊寄給王湘綺、樊樊山的詩詞即是這一時期的作品。

第四階段是自抒胸臆階段,也是刪訂舊稿、結集出版階段。即大致從丁巳(一九一七年)避亂至癸酉(一九三三年)古稀以前。齊白石在借山吟館讀書吟詩的八九年間(從己酉至丁巳),衡湘安定,鄉居清適,是他遂心如願攻讀時期,“十年得一千二百餘首”。不料其詩作於“丙辰(一九一六年)秋為人竊去”。經朋友幫助,他僅收集四百二十餘首,遂親手抄為四本。一九一六年白石寄王湘綺兩本,以求刪改,不幸湘綺師病故,詩稿失落。另兩本於一九一七年呈請樊樊山刪改,樊樊山回贈一序一詩,贊揚齊白石“遠在花之寺僧之上,真壽門嫡派也”。事隔十年,直到戊辰(一九二八年),這部載詩百餘首的《借山吟館詩草》纔以影印本行世。五年之後,即癸酉古稀之年,齊白石面對國難當頭,親人難以相見的苦痛現實,慨嘆“豈知草間偷活,不獨家山,萬方一概。吾道何之,詩興從此挫矣”<sup>⑤</sup>。故將丁巳(一九一七年)離鄉赴京定居前後之詩,總計八百餘首,先請樊樊山刪改,將“其句有牢騷者或未平正者,痛刪之”;又



《借山吟館詩草》(一九二八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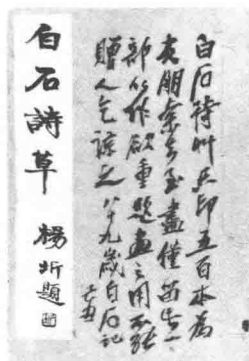


《借山吟館詩草》內頁

請王仲言刪修，將“其句雖淡雅而詩境未高者，或字樣奇險者，又刪之”；再請黎錦熙校正抄詩者之錯誤，復從樊、王刪弃之詩中選回百餘首；復經張次溪遍請著名詩家王仲言、趙元禮、吳北江、宗子威、楊雲史、黎松庵、王蟬齋、汪袞甫、齊秋薑、李釋戡、張篁溪等人題詞，印為八卷。因它在戊辰《借山吟館詩草》之後，遂稱《白石詩草二集》，內容如其自序中所說：“枕上愁餘，或作絕句數首，覺憂憤之氣一時都從舌端涌出矣。平時題畫亦多類斯，故集中所存，大半直抒胸臆，何暇下筆千言，苦心錘煉，翻書搜典，學作獺祭魚也。”此時齊白石已不再受古體詩的限制和束縛，也很少套用典故，全以情意為主，常以白話或方言入詩，確實達到隨心所欲的境地了。如其自題詩所云：“樵歌何用苦尋思，昔者猶兼白話詞。滿地草間偷活日，多愁兩字即為詩。”

第五階段是無意為詩、信筆由之的階段。即癸酉（一九三三年）之後，直至丁酉（一九五七年）病逝以前。齊白石古稀之年有感於國難家愁，“詩興從此挫矣”，也因年邁體衰，且忙於書畫，很難有精力作詩為文了。但他并未停止創作，往往為了題畫而無意為詩為詞，其中許多信筆揮灑的詩詞仍不失為上乘傳世之作。

對於齊白石詩詞的風格氣象，樊樊山在丁巳（一九一七年）《借山吟館詩草》序中寫道：“冬心自叙其詩云：所好常在玉溪、天隨之間。不玉溪、不天隨，即玉溪、即天隨。又曰：俊僧隱流鉢單瓢笠之往還，復饒苦硬清峭之思。今欲序瀕生之詩，亦卒無以易此言也。”由此可知，在樊樊山眼裏，齊白石與金冬心的詩詞皆是“苦硬清峭之思”，在風格氣象上別無二致。對此，齊白石並不認可，他在讀《冬心先生集》後，這樣表白自己：“與公真是馬牛風，人道萍翁正學公。始識隨園非偽語，小倉長慶偶相同。”在這裏，齊白石不否認自己有些詩作與金冬心偶然相近，但總體看來是風馬牛不相及的。應該說，齊白石無論在書法或詩文方面一度學過金冬心，也受過唐人李商隱（玉溪生）、陸龜蒙（天隨子）的影響，題材均涉及感時、抒懷、言情、贈答、旅行、田園、咏物諸方面。但由於人生經歷不同，齊白石的詩文並不婉曲隱晦，也不全是“苦硬清峭”，而是直抒情性，好惡明快，達觀詼諧，充滿了空前濃郁的農家泥土氣息和蔬笋芳馨。他曾說過在五十歲前後“喜觀宋人詩，愛其清朗閑淡，性所近也”。這在一定程度上透露了構成其詩風的一個因素。如果深究細察，齊白石從二十七歲以後，一直讀書不輟、吟詩不輟、揮毫不輟，即使到了耄耋高齡，依然是半日書畫，半日讀書，其汲取的範圍是極其寬泛的。就其身邊師友而言，從陳少蕃、王仲言等人清新工整的律詩絕句，到王湘綺饒具漢魏六朝風韻的古詩聯語；從樊樊山晚唐詩派的長篇歌行與七言律絕，到易實甫詩作的恣肆清麗；從陳師曾新穎舒朗的題畫詩到林琴南古雅詼諧的詩文，齊白石均有自覺或不自



《白石詩草二集》

自序  
 韻清光緒壬寅年四月十八日相招始述寄空實既已百五出五勝行平  
 天下游興盡矣乃遂借山吟館於南嶽山下暮禱少小時遊覽之功稍存  
 三五珠兒詩筆李韓實則不離手如強不離乾饑不離食氏國丁巳年  
 中軍亂兵木飯兵後歸家事以理其亂是冬兵退乃復歸來明年戊午歲  
 亂兵尤甚四圍煙氣無路時幸有友人居邑之紫雲山下其地稍僻  
 招子分居於風聲樓或時時避寇吞聲草莽之中夜宿於露草之上斷  
 解此苦松之枯時值炎夏夜中汗流絳帳床處共食野飯穴風淅淅殆及  
 一年宵如染疫所傳於地安處尚多兩日而能四顧日晴登臨而能  
 動也地已禾亂風捲息仍置其筆隨行時來人外為于去後者尚有香  
 菜菜黃河瑞乃幻難曰安得半有風氏建山釋然一家草木地此權耶  
 及至衡門官居法務寺僧會以重刻印為計朝朝暮暮把刀日不暇  
 白石詩草二集 自序

拾惟夜不安眠百感交乘難全垂之年 父母孝子別離感不得  
 相見枕上悲淚作絕句數首覺覺之第一時都從舌端涌出矣平時  
 題畫亦多類斯故集中所存大半直抒胸臆何暇下筆千言苦心錘煉  
 書畫與學作詩與學也存此千言雖難收進修知事間雖不識家山真  
 方一概香煙何之詩與從此進矣矣結語雖難後勝丁巳前後之詩付之  
 絕木非抄風強不逃同與是為受亦各自自無所不容已爾  
 癸酉買經日時序落香城鬼門關外

《白石詩草二集》自序

覺的吸收。就其學習古人而言，更是林林總總，不可執一而論。從晉陶淵明的坦蕩閑靜，唐杜甫的沉鬱頓挫、白居易的平易自然、杜牧的俊爽流美、李商隱的情深意遠，宋蘇東坡的豪邁疏放、陸放翁的慷慨曠達，明徐青藤的任性使性，至朱晦庵、陳白陽、崔佑、袁隨園、龔自珍等人的詩文，他均有挹取和運用。特別是古代質樸的詩作，從《詩經》、樂府到唐代“梵志體”“打油詩”，從宋代朱希真口頭語的《樵歌》到清代金冬心的《懷人絕句》，從鄭板橋的道情、家書、題畫詩到胡大川的幻想詩等等，他都能兼收并蓄，融會變通。如金冬心《懷人絕句》有“不畏早朝待宮漏，尺三汗脚滿靴霜”的詩句。齊白石則有“鄰翁笑道齊家懶，洗脚上床夕照紅”和“不見昔賢為宦後，舊靴脚上底全無”的詩句。二者神韻相通近似之處不待言喻。當然，古人對齊白石的影響也不能一概而論。相比之下，杜甫、白居易、蘇東坡、陸放翁、朱希真、金冬心、鄭板橋的影響更大一些。可見，齊白石詩文是綜合百家，含英咀華，獨闢門戶的。其詩文獨具坦蕩、深摯、親切、詼諧、自然的風格。正如齊白石在自傳中所說：“我的詩，寫我心裏頭想說的話，本不求工，更無意學唐學宋。罵我的人固然很多，誇我的人却也不少。從來毀譽是非，并時難下定論。等到百年以後，評好評壞，也許有個公道。”齊白石還說：“余四十以前之詩，樊樊山、易實甫稱譽之。五十以後，皆口頭語，不為詩也。”他曾將五十歲以前苦吟而成的詩稿付之一炬，并賦《焚稿》一詩：“舊稿全焚君可知，饑蠶那有上機絲。苦心豈博時人笑，識字無多要作詩。”十分清楚，齊白石要保留的是頗受毀譽的“口頭語”式的“不為詩”之詩，是直抒真情實感的生命之作。這些詩閃爍着齊白石的個性特質，反映了齊白石詩文的主體面貌。其摯友王仲言於壬申年（一九三二年）跋其詩集時說他的詩“有東坡、放翁之曠達，無義山、長吉之苦吟。人之度量相越，真不可以道里計也”，“山人少日之詩，隨手弃去，今之存者，半皆晚年所作。哀而集之，尚有數卷。尺幅雖小，具有壯觀。卷中思親念舊之外，題畫之作獨多。然皆生面別開，自抒懷抱，不僅為蟲魚花鳥繪影繪聲而已”，“詩亦酷肖其人，有不可一世之概。雖零篇斷句，其氣亦如長虹”，“謂如孤雲野鶴，對之令人塵氛輒掃”。

齊白石接受了其師王湘綺“詩文為中華之魂魄”的觀念，始終以自己真誠之魂魄為詩為文，不搞無聊的虛偽之作。其詩文多為題畫詩文，常常是先有詩情而後升華為畫意。對社會人生的詩意感受是他書畫篆刻創作的基礎。他總是詩文成而後書畫篆刻成，情趣到而後筆墨刀味到。可以說，齊白石在繪畫上“衰年變法”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力於他詩文的先期成功，否則就難以產生那麼多意味深長、內蘊豐厚的繪作。徑言之，齊白石的藝術是最徹底的詩化藝術。齊白石藝術大廈是憑靠其自成一體的詩文來支撐着的。這種中華藝術的獨特現象曾在徐青藤、金冬心、鄭板橋等人身上有過充分體現，而



偶吟

齊白石則以超凡才情將其詩化藝術推入農夫民衆的心窩深處。應該說，齊白石一生都是以“草木衆人”“尋常百姓”自居的，他創構的藝術世界充滿了農家的善良和純真，充滿了蔬筍氣息和鄉土芳香。其作品題材也多是農家日常勞動生活和親近的鄉間風物，處處閃爍着樸素健康的色彩。直至晚年，他那熱戀鄉土的童心依然跳躍在詩畫創作之中，常常令觀者激動之餘喟嘆不已。他在與胡仙逋通信中表明自己情感“與尋常百姓共之”。在其世界和平理事會授獎儀式上答詞中也說：“正由於愛我的家鄉，愛我的祖國美麗富饒的山河大地，愛大地上的一切活生生的生命，因而花費我的畢生精力，把一個普通中國人的感情畫在畫裏，寫在詩裏。”齊白石一生寫詩不下三千首，其中多為七言絕句。七言律詩、五言絕句、五言律詩、五言古詩次之。其七絕的質量和數量在中國詩歌發展史上是少見的。在其對格律詩駕輕就熟之後，很快轉到了不受聲韻對仗限制的隨心所欲境界，如他在四十六歲畫荷題跋中所說：“客論畫荷花法，枝幹欲直欲挺，花瓣欲繁欲密。余答曰：此語譬之詩家屬對，紅必對綠，花必對草，工則工矣，未免小家習氣。”事實也正是如此，齊詩動人之處多在於詩化的情趣意味和質樸真切的感受。這曾使許多詩藝嫻熟而情感平庸的詩家自愧弗如，也曾使一些自命清高而漠視民衆的文士為之動容却徒喚奈何。也許這就是齊白石“自詡能詩”和“自謂詩優於畫”的根本原因。

就齊詩的用場而言，用於題畫占了絕大部分。其題畫詩多逾千首，數量之巨，似為古今中外之首屈。有些題畫詩在白石一生中使用多次，反復推敲，反復改動，所下功夫極深，宛若瑩白的玉石，燦燦地閃爍光彩。老人雖胸橫古人，心裝天下，但得詩并不容易，而適用於題畫尤難。因為詩通畫境，畫中生詩，畫意詩心融為一體，纔能進入題畫詩的境界。其中三昧，如老人詩中所云：“隻字得來也辛苦，斷非權貴所能知。”

齊白石的詩詞聯語，作為本卷第一部分，共分四輯。第一輯取自戊辰（一九二八年）本《借山吟館詩草》，錄詩一百二十首。第二輯取自癸酉（一九三三年）本《白石詩草二集》，分八冊，錄詩七百五十四首。這二輯均出自齊白石生前手訂本，曾經樊樊山、王仲言、黎錦熙校改刪定。一九五七年黎錦熙為慎重出版，又請葉恭綽做過進一步核訂。一九六二年，齊白石後人齊良遲、齊良己及齊佛來又搜集到兩輯以外的遺稿，由黎錦熙整理為《白石詩草續集》，錄一九〇二年以前即其四十歲以前詩篇二百零五首，作為第三輯。又將其自訂兩輯詩集未錄之詩一百零九首和直到一九五七年逝世前的佚詩八百四十九首，編為《白石詩草補編》，分第一編和第二編，作為第四輯。應該深切感念黎錦熙先生，是他第一次將齊白石生平詩詞以整體結集的面貌公諸社會。其結集本收錄詩詞多達二千零三十七首。其按語至精至簡，足令後人嘆服。本卷高



黎錦熙（一八九〇—一九七八年）

度珍視黎錦熙的結集成果，僅對個別差誤予以校正（如添補疏漏的詩題，改正印刷中的錯別字等），同時以“又按”形式加了少量補注，基本一仍其舊。此卷新增錄詩詞聯語計一百三十三首，使齊白石結集詩詞聯語總數達到了二千一百七十餘首。在標點、注釋方面依然用黎錦熙結集時使用的圈點式與按語式，以保持詩詞部分在整理上的和諧一致。

### 三

齊白石言及自己藝術時，多談詩、書、畫、印，極少論到其文。他的親友與研究者，也頗少言及之。一九六三年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的《齊白石作品集》包括了繪畫、篆刻、書法與詩詞，其中詩詞卷係黎錦熙所編，亦未涉及白石歷年所寫的文章。這并非一時的疏忽，乃出於一種習慣性的看法——即覺得齊白石的成就，主要不在文這一方面。至於齊白石自己，則更沒有做過當文章家的美夢。他甚至認為文章寫好了，就不必再像自己這樣揮灑彩墨了。如他為文學家、翻譯家林紓題畫時寫道：“如君才氣可橫行，百種千篇負盛名。天與著書好身手，不知何苦向丹青”。<sup>⑥</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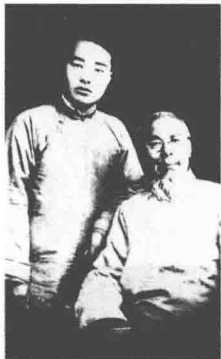
然而，如果要全面了解齊白石的藝術及人，就非得讀他的文章不可。因為他無意為文之文，寫得實在太有特色、太能打動人心了。從美術史的角度言之，這些文章不僅是齊白石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有其不可替代的價值和意義。

齊白石文章，本卷收入傳記（三種）、墓志（五篇）、紀念文章（七篇）、序（十二篇）、記（十三則）、講話及留言（五種）、書信（七十三函）、日記（三十七條）、批語（五百餘則）、潤格（十種）、告白（十六條），總計六百八十餘條，計二十餘萬字。雖不能說“全”，也算得上齊文的總匯了。這些文字言之有物，有感而發，應用而為。從無空洞虛華之詞，總是掏心剖膽、感慨成篇，多以素樸的文筆寫素樸的心意。因此，他的自傳平實親切、意味悠長；他的祭文細膩深婉、情真意切；他的序跋記敘精闢、寄寓綿長；他的書信傾訴衷腸、言簡意豐；他的潤例開門見山、大方磊落；他的告白簡明扼要、干脆利落……其中祭悼或憶念親友的文字最能感人，以口頭語、心裏話述家常事、眼前景，一往情深，使讀者感同親受，身心為摧。

應該說，齊白石二十七歲從師胡沁園、陳少蕃以前，文字基礎薄弱，沒有寫文章的條件。從師後，才從陳少蕃那裏學《孟子》，繼而學唐宋八家的古文。後來又在陳少蕃指導下，利用閒暇讀了《紅樓夢》、《西廂記》、《聊齋志異》等許多古典名著。好友王仲言、黎松庵等人也都把家中藏書借給他讀，幫助他提



白石言事



一九三二年齊白石與張次溪



白石老人自述（齊白石口述張次溪筆錄）

高文化修養。《齊璜生平略自述》云：“從胡沁園、蕭蕙陔遊，能寫算，猶不能與人通書簡。”這時候，好友黎雨民幫助了他。“客南泉，黎雨民贈箋紙十匣與予，隔壁通函，予不得已，每強答，如是數月，能老實成文”。<sup>⑦</sup>黎雨民，名丹，清黎文肅公培敬的長孫。是他強迫齊白石學寫了數月書信，白石才“老實成文”。這“隔壁通函”的故事生動感人，足見師友們對白石學文的關注和熱誠。在如此情況下，白石學會了寫信作文章。

從二十七歲到三十七歲十年間，齊白石作畫寫詩練書法攻篆刻的同時，也應時即興地作了一些文章。一八九九年，三十七歲齊白石拜師王湘綺時，特意拿了他“做的詩文、寫的字、畫的畫、刻的印章”以請教正。王湘綺稱贊了他的畫與印，說他的文“倒還像個樣子，詩却成了《紅樓夢》裏呆霸王薛蟠的一體了”。<sup>⑧</sup>王湘綺的評論激勵了白石學寫詩文的志氣，使白石更加勤奮地讀寫。王湘綺經學治《詩》、《禮》、《春秋》，宗法公羊。詩文在形式上主張模擬漢魏六朝，在內容上提倡“經世致用”，是晚清文壇擬古派的宗主。齊白石接受了他“經世致用”的思想，文章開始注意到記述、議論與抒情的結合，文章走向抑揚有致、深婉自然。四十餘年後，為齊白石編寫年譜的胡適對王湘綺的評論大不為然，且痛加譏諷。其實，王湘綺評論的是齊白石三十七歲的詩文，胡適所盛贊的却主要是白石四十歲以後的詩文，胡適不免失於明察。在齊白石成長過程中，王湘綺的提携與指教，是至關重要的。

從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一八年是齊白石“五出五歸，身行半天下”後造室讀書時期。《白石老人自傳》述及這段生活時說：“我這幾年，路雖走了不少，書却讀得不多。回家以後，自覺書底子太差，天天讀些古文詩詞，想從根基方面，用點苦功。”龍巖也記述說，白石在這十年中詩文書畫各方面“作了充分的自我進修”，其中“文學方面，散文的寫作，用字造句，都是說自己的話，不搭大架子，也不避俚言俗語”。<sup>⑨</sup>從所見這時期的文章可知，齊白石在作文創意、修辭、鋪墊、音韻、節奏諸方面，都下了許多功夫，寫作水準有了空前的提高，形成了齊文深摯、自然、精煉、雋永的藝術風格。將此前所作的《借山館記》（一九〇四年）、《大匠墓志》（一九〇六年）、《寄園日記》等文章，與此時期所作的《門人馬傳輝七月家奠，余亦祭之》（一九一一年）、《祭次男子仁文》（一九一三年）相較，便可清晰地看出這種帶有飛躍性的變化。此後，由於父母親人的辭世、社會交際的頻繁、創作書畫的急需，迫使齊白石寫作了許多文章。文筆更為活脫深刻，成為研究其思想發展和藝術創作生涯的不可或缺的部分。

評論齊白石的文章，首先應從內容入手。齊白石是位十分注重情感的人。人有滴水之恩，便思涌泉為報。他敬長輩、尊師長、愛親友、戀妻兒，均達到無以復加的程度。每一位朋友的幫助，他都永世銘刻心頭。每一段友情生



寄園日記手稿

活，他都憶念回味不已。每位長輩或親人故去，都令他悲慟哀悼、痛不欲生。他的真誠愛心是貫穿其一生的。準確地說，齊白石的文章不是為了“文藝”，而是一種生命和情感的需要。正唯如此，齊文以紀念性文章最有代表性，也最為動人心魄。曾使胡適深受感動的《祭次男子仁文》，便是典型的一例。

……仁兒年六歲，其兄十二歲，相携砍柴於洞口。柴把末大如碗，貧人願子以勤，心竊喜之。夏。命以稻棚於塘頭守蓮，一日吾入自外，於窗外獨立，不見吾兒，往視之，棚小不及身，薄且篩日，吾兒仰卧地上，身著短破衣，汗透欲流，四傍野草為日灼枯，余呼之曰：子仁！睡耶？兒驚坐起，抹眼視吾，泪盈盈，氣喘且咳，似恐加責。是時吾之不慈尚未覺也。……八年之間，吾嘗遊桂林及廣州。吾出，則有吾兒省祖理家，竹木無害。吾歸，造寄萍堂，修八硯樓，春耕小園，冬暖圍爐，牧豕呼牛，以及飯豆芋魁，摘蔬挑笋，種樹養魚，皮書理印，琢石磨刀，無事不呼吾兒，此吾平生樂事也。兒事父母能盡孝道，於兄弟以和讓，於妻女以仁愛，於親友以義誠，閑靜少言，不思事人，夜不寄宿，絕無所嗜。年來吾歸，嘗得侍側，故能刻印。……世變日亟，無奈何，九月初六日忍令兒輩分爨。十一月初一日吾兒病作，初八日死矣！越二十六日將葬杏子樹三角園，痛哉。初三之日坐吾厨下，手携火籠，足曳破布鞋，松柴小火，與母語，尚愁其貧，不意人隨烟散，悲痛之極，任足所之。幽樓虛堂，不見兒坐；撫棺號呼，不聞兒應。兒未病，芙蓉花殘，兒已死，殘紅猶在。痛哉心傷！膝下依依二十年，一藥非良，至於如此！汝父母未死，將何以至之也？

……

胡適在《齊白石年譜序》中幾乎全文摘引，并寫道：“樸實的真美最有力量，最能感動人。”“他沒有受過中國文人學做文章的訓練，他沒有做過八股文，也沒有做過古文駢文，所以他的散文記事，用的字，造的句，往往是舊式古文駢文的作者不敢做或不能做的！”胡適似為倡導白話文而借此貶抑古人的，其實大無必要。但齊文中具備的“樸實的真美”與真情，却被他一語道破。

此外，齊白石文章作為藝術品，也確有卓越超群之處。齊文精於以極減省的筆墨勾勒出人物完整的精神面貌，使之呼之欲出。如對其母親周太君的介紹：

太君，湘潭周雨若女。年十七，歸同邑齊黃政。……於歸日檢

箱，太君有愧容。姑曰：好女不着嫁時衣。太君微笑之。三日即躬井臼，入厨炊爨。田家供竈，常燒稻草。草中有未盡之穀粒，太君愛惜，以搗衣椎之，一日可得穀約一合，聚少成多，能換棉花。家園有麻，春紡夏織，不歇機聲，機織成，必先奉翁姑，餘則夫婦自著。年餘，布衣盈箱，翁姑喜之。敬順翁姑有禮。（《齊璜母親周太君身世》一九二六年）

寥寥百餘字。便將善良、純樸、勤勞、孝敬翁姑的周太君和盤托出，寫得血肉俱生，形神畢見。若無蒲松齡手段，勾勒人物何能至此。

齊文極善於描述人物的細節故事，抓住最富感染力的片段，突現人物的生命豐采。如寫與妻弟陳春華初次見面認識的情景：

君隨阿姊於歸時，年齡俱幼。余年十二，君年九歲。初相見，亦能效新姻之客氣，各自能作羞人態度。越明日，漸與之語。再明日，相與嬉戲於中堂。堂上從前有龕，立家神，置金磬，君躍舞使磬落地，疾轉如輪，君追而持之於掌上，以指敲之，錚錚然，且大笑曰：無妨無妨，尚未破也。相歡逾月。（《祭妻弟陳春華文》一九一八年）

追思一段往事細部，即將兩個兒童初見時裝羞與相識後的頑皮活現紙上，令人忍俊不禁，神隨文往。

又如寫祖父萬秉公：“暮年弄孫自樂。嘗天寒圍爐，純芝已六歲，公猶以羊裘襟裹於懷，夜則以爐鉗畫灰，朝則以指頭畫膝，教之識字。復從村塾於楓林亭，去家二里，或天行雷雨，公左手提飯籬，右執雨傘，負難往返，沿路泥濘，口誦論語，教和其聲，如是者經年。”<sup>①</sup>僅僅九十一字，便把祖父愛孫教孫的樂趣盡寫無遺，字裏行間流淌着祖父對齊璜的深愛和厚望，足能引發天下有爺之孫的共鳴與懷思。再如寫陳夫人也是如此：“二十歲時，長女菊如再孕。一日無柴為炊，手把廚刀，於星斗塘老屋後山右自砍松枝。時孕將產生，身重難於上山，兼以手行，以及提桶汲井，携鋤種蔬，辛酸歷盡。饑時飲水，不使娘家得聞。有鄰婦勸其求去，吾妻笑曰：命祇如斯，不必為我妄想，有家財者不要有夫之妻。”<sup>②</sup>這種真真切切的典型事例，足以動人心弦。寫來字重千鈞，如泣如訴，筆墨全從心中流出。

齊文往往抓住幾句令人深長思之的話語，就可以活現人物的精魄。如《齊璜生平略自述》中對祖母的憶念：



一日，祖母使子與二弟純松各佩一鈴，言曰：汝兄弟日夕未歸，吾則倚門而望，聞鈴聲漸近，知汝歸矣，吾始安心為晚炊也。子聞此數語，當即流淚。是時，子年雖小，覺讀書有味，牛放於楓林亭外，仍就外祖父點論語下卷，坐亭間讀之。如手欲拾薪，將書挂牛角，歸則寫字。一日，祖母正色曰：汝祇管讀書寫字，生來時走錯了人家。諺云：三日風，四日雨，哪見文章鍋裏煮？明朝無米，吾兒奈何！

長年被饑寒煎熬的祖母忍痛令孫兒放棄讀書，對於聞鈴始炊、愛孫如命的老人家情何以堪！心何能安！言猶在耳，景猶在目。較之明代歸有光《項脊軒志》敘述的那位關注“兒寒乎？欲暖乎？”的祖母，此處更覺酸楚淒苦，亦更能揪人心肝腸肚。

齊文的點睛之術也是令人叫絕的：

明年戊午，民亂較兵尤甚，四圍烟氣，無路逃竄。幸有戚人居邑之紫荊山下，其地稍僻，招子分居。然風聲鶴唳，魂夢時驚，遂吞聲草莽之中，夜宿於露草之上，早餐於蒼松之陰，時值炎夏，浹背汗流，綠蟻蒼蠅共食，野狐穴鼠為鄰，殆及一年，骨如柴瘦，所稍勝於枯柴者，尚多兩目而能四顧，目睛瑩瑩然而能動也。（《白石詩草二集》自序，一九三三年）

寫活了一雙尚能四顧的眼睛，便把避亂難民的困境渲染得淋漓盡致。這點睛傳神之筆，令人讀後難忘。

在寫景抒情上，齊白石也是高手。不妨摘引《與黎大培鑾書》一段讀之：

……璜自遊廣州歸，幾擬進謁，因以事牽未果，愧甚。一日獨坐，回憶二十年前與公頻相晤，時蛻園雲溪多同在座，聚必為十日飲。或造花箋，或摹金石，興之所至，則作畫數十幅。日將夕，與二三子遊於杉溪之上，仰觀羅山蒼翠，幽鳥歸巢；俯瞰溪水澄清，見蟛蜞橫行自若。少焉，月出於竹嶼之外，歸坐誦芳樓促坐清談，璜不工於詩，頗能道詩中三昧，有時公或弄笛，璜亦姑妄和之。月已西斜，尚不欲眠，當是時，人竊笑其狂怪，璜不以為意焉……

敘事、寫景、抒情熔於一爐。精於遣詞煉句却又自然從容，無斧鑿之痕，其瀟灑如行雲流水，讓人想起蘇東坡的前後《赤壁賦》及柳宗元的《永州八記》。